阜城荀园 王少华 摄

行走大运河，阜城之行是早已有的想法。2020年12月19日，从沧州沿运河一路行至东光，跨过大运河，往西，就到了衡水地界——阜城与东光，只隔一河。

到阜城原本的缘由是：寻访京剧“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的出生地。荀慧生曾说：“荀词慧生是我名，河北东光是我家。”东光也有荀慧生纪念馆，但他的出生地谷庄，如今已属阜城。

令人惊讶的是，在阜城一天的行程，我们看到了那么多沧州元素。除了独具匠心的荀园，还有本斋纪念园和回民支队高纪庄红色文化景区。地域界限，在这里失去了阻隔，一切，令人熟悉而亲切。

行走运河：在阜城遇见“沧州”

本报记者 张徽贞 杨金丽

1/ 在荀园走近京剧大师

荀园，是为纪念荀慧生先生而建的。整座园子，玲珑剔透，颇具匠心，一如先生的戏曲艺术风格。

一走进荀园，就有了这样的感觉。一路参观下来，这种感觉愈加强烈。

一座高大巍峨的仿古牌楼，把我们迎进园子，迎面是一尊先生的汉白玉坐像，温雅端庄；那幅一面墙高、镶嵌在玻璃上的大幅剧照，携着幽远深邃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照片制作得别致，有古旧和沧桑的味道，加上荀先生本身特有的气质，单凭照片，京剧的韵味已有了三分。

虽是北方天寒，荀园却仍不失江南园林的韵致。亭台楼阁，曲廊轩窗，精巧的戏台，连路灯也古香古色，绘着荀慧生代表作《红娘》的舞台形象，四面分别是四个不同的形象，可见用心。

荀园内，剧场边，展示的不仅有荀慧生生平和荀派艺术展，还有戏曲人物画展、京剧脸谱展，荀慧生绘画展。这些展览，让人通过荀慧生及其创立的荀派艺术，对京剧、京剧人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看荀慧生的画，会让人生出一个特别的想法：假如他不唱戏，会不会成为一名画家？京剧“四大名旦”梅尚程荀，个个能写会画，且作品很有造诣，都是艺术的通才。他们以及那个时代更多的京剧大师传承创新出的流派纷呈的京剧艺术，本身极具魅力。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京剧，相信会有一种全新的认识。

义务做导游的小姑娘说，荀园建起来后，免费对市民开放，戏迷们每天下午都来这里吹拉弹唱，好不快活。露天戏台和荷花池上、梨树掩映下的亭子戏台常常戏韵悠长，成了阜城一景。“我爸妈是戏迷，他们也常来。”小姑娘笑得灿烂。这一笑，让人看到了荀园的价值。

在荀园，刘连超带着朋友来参观。

刘连超是阜城人，原本在外地经营房地产，现在把事业的重心转回了家乡。在他眼中，这几年阜城变化特别大，除了外在的城建、高楼外，更重要的变化在观念。“不是想建个园子就算，而是真的要把这件事干好。”如今，来了客人，他会发出邀请：“要不要看看我们的荀园？小巧精致，很漂亮的！是京剧大师荀慧生的纪念园！”

2/ 马本斋和回民支队被铭记

午后返沧，一路上竟与沧州英烈和红色文化不期而遇。

先是路旁的指示牌显示，前面不远就是本斋纪念园。带着几分惊讶，顺着指示牌寻路前往。

车行纪念园墙外，大家不住感叹，这么大的纪念园！其实，这是阜城烈士陵园，以本斋纪念园命名。陵园内长眠着抗日战争时期，在阜城与日本侵略者血战牺牲的回民支队战士们。苍松翠柏掩映着墓园，旁边建有长亭，亭上红底金字写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亭内伫立的石碑上，镌刻着毛主席题写的“为国牺牲，永垂不朽”8个大字。

满怀敬意轻轻走过安眠的烈士们身边，我们聆听到一个时间跨度近80年的动人故事——

1942年，日军发动“五一”大扫荡。马本斋出奇兵迎着合围日军行进，攻打交河、泊头，成功牵制了日寇主力，完成了为掩护八路军大部队转移而阻击作战的任务，不料却陷于日军包围中。1942年6月2日，回民支队在阜城县高纪庄村浴血奋战，共歼灭日军400余人，最终胜利突围，但部队也损失惨重。

突围战结束后，当地村民王梦北组织村民，含泪就地掩埋了88名烈士。3天后，他和乡亲们配合返回的马本斋将军，将遗体迁葬到村西的一块空地上，为烈士们举行了葬礼。王梦北向马本斋郑重承诺：誓死看护陵园。此后半个世纪，王梦北和儿子王志杰几十年如一日看守陵园，父亡子替，代代传承。守墓之余，他们还不懈追寻烈士姓名，为45名烈士找到家乡。

3/ 高纪庄的红色旅游堪称样板

再向东行，恰从高纪庄村穿过，一眼惊艳，连忙下车，就有了不小的震撼。

主路叫作本斋路。路两边，是反映红色历史的浮雕墙，有战争场景，也有毛主席和老一辈革命家的题词、诗作，以及冀中军区回民支队高纪庄“六二突围”牺牲烈士名单，以及部分回民支队队员的简介；村史馆、情深沟、血泪井；作战指挥部旧址、第一枪遗址、突围广场；机枪阵地、敢死队、尖刀连……许多当年突围战的情景被雕塑景点和立体的墙画复原，几步一景；而周围客栈、饭店、旅游商店配置齐全。一些老人在街边闲谈，看见来人见怪不怪。可以想象应是有不少游人来此的。

更有意思的是，拐上另一条街，两边墙上的壁画里，居然看见了另外的沧州名人：晚清名臣张之洞在千顷洼建立庄园研究改造千顷洼方案；布衣将军冯玉祥曾在千顷洼组织植树治理风沙……

尽管对这些历史并不了解，但与沧州有关的文化因子总会打动作为沧州人的我们。同行的摄影师王少华说，这次到阜城，总体感觉是：没拍够，可拍的东西太多了。荀园内的每一个细节，高纪庄的每一处景致，都让他一再流连。

王少华说，长年拍大运河，感到沧州的运河沿线也非常美，变化非常大。但到阜城走一趟，感觉又不同了。阜城曾隶属东光，与沧州历史同源文化同根。不经意间路过的几处文化景点，竟然都和沧州有关。荀慧生出生地固然在谷庄，但马本斋是献县人，红色文化他们一样在做，而且做得很用心。

不得不说，对于马本斋英烈精神与荀慧生戏曲文化的弘扬传承，以及乡村红色旅游，阜城做得足够大气。

梨园戏台可以隔水听音 王少华 摄

荀园内的小剧场 王少华 摄

“突围”雕塑令人震撼 王少华 摄

回民支队作战指挥部旧址 陈立新 摄

阜城烈士陵园又叫本斋纪念园 王少华 摄

长年习武，刘连俊和儿子刘伟超使用、收藏、新创了不少冷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十八般武器的背后，蕴含着不少故事。这些故事，有些属于刘氏父子，有些属于历代的习武人。如今，爷儿俩办了个展览馆，给这些兵器安了一个家。

父子办起兵器展览馆

本报记者 杨金丽

孙希旺 摄

冬天的青县盘古文武学校，天寒地冻，冷冽萧瑟。孩子们身着彩色练功服，在操场上踢腿打拳，虎虎生风。

校长刘连俊及儿子刘伟超的兵器展览馆，就位于校内。

推门而进，刀光剑影，长枪短匕，黯黯精光陡然而起，让人一下子进入到冷兵器的世界。

这是一个现代人很少触及的世界，也是一个曾长期属于沧州人的世界。

一

刀，四大冷兵器之一，被誉为百兵之帅。一进兵器馆，陈列在玻璃展柜内的，首先是刀。

逐一看去，刀种类繁多，样式各异：工部刀、苗刀、马刀、日本刀、双刀、护手刀、蒙古弯刀、骑兵刀、柳叶刀、雁翎刀、七星宝刀、双手朴刀……刘连俊边介绍，边讲这些刀的故事。

那把硕大的蒙古弯刀，是好友田秀峰去内蒙古游玩时，特意带给他的；刀把镶着玳瑁的竹节刀，制于伪满洲国时期，上世纪80年代，有人想拿一台彩电和他换，他都没舍得；那把骑兵刀，是一名骑兵得知他爱刀特意赠给他的；那把特制的八极刀，是他深感八极拳没有代表性器械后，创编八极刀法时，按照自己的尺寸，请人特制的……

这还只是它横切面的故事。从历史的纵向看，刀的故事更加丰富。原始社会，中国已有石刀，商周时代，出现了青铜刀，西汉时有了钢刀……一部刀的历史，也是一部文化进程史，刀的象征意义，已经超越了其冷兵器本身。

藏品中值得一提的，是一把八国联军的指挥刀。起初并没有特别留意它，是刘连俊的介绍，让人一下子对这把其貌不扬的刀产生了兴趣。这是一把带着120年岁月积淀的刀，因为年代久远，刀鞘已经锈得几乎断掉，后人加了一道钢箍固定。

这把刀，一下子把人带到了1900年。那是甲午战争之后的第五年，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八国联军悍然入侵，中国陷入到前所未有的灾难中，青县也不例外。那一年，青县山呼庄的王之臣带领沧州义和团发起了抵抗八国联军侵略的斗争。

刘连俊说，已很难证实这把刀的主人和国籍，更无法查证它身上背负了怎样的百年沧桑。可以肯定的是，沧州人好武，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很多武者手持钢刀、长枪走上战场，以冷兵器对抗洋人的火枪大炮。结局注定是惨烈的。从此，冷兵器退出军事的舞台。中国人要历经漫长的岁月，才能重新看待过往的一切，包括这些蒙尘已久的冷兵器。

二

看完刀，再看剑。

在传统观念中，如果说刀是一种常器，剑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但在武者眼中，二者一般无二，都是他们挚爱的兵刃。

刘连俊和儿子收藏的宝剑不少，最有纪念意义的，是一把民国大剑。刘连俊说，它的历史比儿子的年龄还要长，每次看到这把剑，总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刘连俊自幼习武，13岁已是武艺高强的小小少年。一天，不苟言笑的父亲送给他一把剑。这把剑比普通宝剑长不少，也沉很多。刘连俊拿起一试，竟然舞不起来。父亲鼓励他：“既然喜欢武术，就好好练，什么时候能舞起这把剑，这武术练得才算入了门。”从此，这把剑成了刘连俊练武的一大动力，招式动作之外，更注重基本功的勤学苦练。

十多年后，刘连俊长大成人，与青县公安局干部刘丽芬喜结连理。此时，他武功渐成，已能够舞剑如飞。

结婚当晚，新娘子看到墙上挂着的宝剑，非常吃惊：“这把剑怎么到了你手中？”

刘连俊说：“你认识这把剑？这是十多年前父亲送给我的。”

新娘子笑了：“这把剑原本挂在我家，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我还一直纳闷，不知父亲放到哪儿了，原来到了你手里！”

原来，刘连俊父亲与刘丽芬父亲是朋友。当日刘父到刘丽芬家做客，看到这把剑，就想起了练武的三儿子，于是讨要了来。二人感慨，缘分竟然在十多年前就已定下。

三

展览馆里，还珍藏着各式各样的冷兵器。很多在诗词戏曲里读到看到的各种兵器，在这里都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李白在《侠客行》里描绘朱亥“救赵挥金槌”，他藏在袖内、击杀大将的金槌什么样？京剧《八大锤》里岳云等四位大将战场上使用的双锤，真的那么大吗？金庸小说中的点穴笔、各种暗器，到底长啥样？庄稼老农的烟袋、出家人的拂尘、书生手中的笛子，怎么也能成兵器？

刘连俊指着一对一尺来长、拳头大小的铁锤说，这就是古人藏在袖子里的铁锤，类似当初朱亥藏在袖内击杀大将的金槌。别看它个头儿不大，但分量不轻，足以迎面击杀对手。

也有个头硕大的双锤，但里面是空心的，用于武术表演，真要是上战场，一下子就被别的武器震断了，属于那种能唬人但不实用的兵器。

还有那些暗器：飞镖、铁筷子、指虎、铁蒺藜……以及手叉、鸳鸯钺、鹅头砍、钩镰枪、流星锤、梢子棍、峨眉刺、点穴针、笛子匕首、竹节铁拐杖、分水刺等，五花八门，样式奇特。

刘连俊说，这些兵器，有的是他和儿子刘伟超习武中使用过的，有的是朋友赠送的，还有一部分是儿子收藏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部分兵器，是他和儿子在创编武术套路中，请人量身定制打造的。比如，盘古王拳中的盘古叟，资料记载有这样一种兵器，但谁也没见过。刘连俊打造出的盘古叟，有古代兵器铁烟袋的样子，又有所创新。他曾凭借盘古叟，在全国武术之乡比赛上不仅赢得金牌，还获得了全场最高分。

除了兵器外，这里还陈列着刘伟超收藏的不少民国时期的武术书籍。

“古人说，不惜千金买宝刀。父亲和我没有别的爱好，就喜欢武术。看到与武术有关的东西，就爱买下来，日积月累，就有了这么多。”刘伟超说，每天练完武到这里走一圈、看一看，能从这些兵器上汲取更多的力量，更能感受到自己担负的传承武术的使命。